

章太炎家书

一函
一册

敘言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先生家書八十四通，起一九一三年八月，訖一九一六年六月，值『二次革命』、『雲南起義』諸役，先生爲袁世凱羈禁於北京時之事迹也。

史稱『二次革命』者，討袁之役也。其事發難於湖口，寧、滬響應，不旋踵，革命軍爲北軍挫敗，中山先生與黃克強等亡命日本。由是袁氏稱帝之野心益暴露，大捕黨人，羅織迫害，人心惶恐，舉國佛然。時先生居上海，獨不避艱險，極力抨擊，口誅筆伐，以警國人；既而北京共和黨函電交馳，促先生北上，謂國民、共和兩黨願釋舊嫌，同舟共濟，情甚切迫。先生乃告余曰：『袁氏與民黨破裂，南軍既無能爲，無所顧忌，其勢必張，政局將有劇變，我等非亡命海外，不能避其凶鋒。但中國既光復，猶求庇異邦，我不欲爲。黨務既有可爲，應挽此危局。我行有期，且勿外洩！我未歸，子勿返浙江，以防事出意外，於我有牽制也！』余曰：『袁氏豈甘心於君邪？』先生毅然曰：『事出非常，明知虎穴，義不容辭，我志已決，子毋多慮！』遂匆匆首途。此一九一三年季夏事也。

先生既抵北京，見袁氏氣餒囂張，而民黨飄搖渙散，不保旦夕，知事不可爲，意欲南歸，然已爲監視矣。當局初以甘言相欺，爵祿爲餌，先生均不之顧。繼乃加以脅迫，先生憤甚，直詣總統府，欲與面質，袁氏拒不延見，警吏復詞色傲慢，乃怒摔其座上茶具，遂被曳出，禁錮於軍事廢校中，旋徙龍泉寺。至六月，先生所攜資用已盡，拒不受袁氏供給，憤而絕食，馳電與余訣別。是時，京、滬已有傳其事者。廣州黃晦聞節聞而首先致書當道，道不平。中外報紙亦漸披露其事。鄉人馬夷初、敘倫乃婉爲勸解，竟曰：先生始允進食。一九一四年夏，再遷先生於錢糧胡同，閹人廚司皆爲當局所派，賓客往訪，除國際友人外，非持警廳憑證皆不得入，書信往還必經警廳檢查，而於家書尤爲嚴密。是先生之被困於袁氏，何異在繯綫之中哉！

其時，余仍居上海，袁氏爲謀久羈先生，乃誘脅其接眷入京。於是常有自稱爲章先生門人或至友者來，或問余通訊情況，或願代遞秘密信件，意似殷勤。但余與先生結婚僅逾月而別，初未識其所謂至友與門人，亦無秘密信件之待寄，故惟唯而已。後有大共和報、神州日報程某、蔡某迭造我門，告曰：「章先生已得當局諒解，且將畀以要職，車馬洋房均已佈置就緒，先生亦樂於接受，惟當局必須家屬到京，方克成事，故望夫人能早日成行耳。」言頗不倫，益增疑

懼。蓋促余北上者，欲以此息先生南歸之念，以掩其幽禁之名耳。且亦有聞，袁氏以余嘗參與革命運動，與陳英士其美有同鄉之誼，促余北上，亦袁氏老謀深算、芟草務盡之計也。是故對移家北京事，余與先生有不同之顧慮。家書中時而迫切相召，時而戒不宜行，正所以見先生處境之艱危，心緒之紊亂也。余則深知委曲之不能求全也，北行既無益，抑且徒增先生之累，故屢請其勿以家屬爲念；而對彼甘言利誘，亦唯置之不理而已矣。先生數謀出走，終未遂。嘗有日本軍官某邀與同行，已抵車站，突爲便衣警攔阻，且劫去其常佩之漢玉及結婚指環，擁至警廳，迫令回寓。由是知袁氏防閑之密，猜忌之深也。

先生有女三人，長焱、次焱、次焱。喪母後，均依其伯父居。一九一〇年，焱適嘉興龔寶銓，寶銓字未生。一九一五年春，焱偕未生及妹焱入京省父，焱孝思頗篤，見其父之困躓憂憤，乃極意承驩，飲食醫藥，無不周至。顧其心危慮深，居恆輒鬱鬱也。留五月，其姑馳書召歸，焱既不忍遠離父側，又不欲重違姑意，自此益憂形於色。行有日矣，竟自縊於臥室，平旦發覺，已不救。噫，焱之死也，非袁氏殺之其誰邪！殺之而不血刃，何其酷邪！焱之死，日本報紙首先披露，而誤以死者爲先生。余急電問安，先生復電曰：『在賊中，豈能安！』自此余與先生危慮益深，有不知旦暮之懼，相與慰藉者，惟一紙家書，兩字平

安耳。

念先生從事革命，出生入死者數十年，志節文章，世所共欽，固不待此家書而傳焉。顧余之珍重此家書者，期與先生相見時，作共訴甘苦之印證；留示子孫，使知先人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氣節；傳之社會，可規專制統治者之蠻橫暴戾。然則此家書亦史書也。

余行年八十，而先生謝世亦二十有五年矣。余藏此家書手稿於笥篋者垂五十年，其間家國多難，輾轉流徙，幸未散失，每一展讀，如覩光儀，如聆警歎，前塵往事，宛在心目；今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爰以此先生反帝時之家書手稿全帙，略按年月編次，交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照原式影印，刊布於世，俾治史者之考覽焉。

一九六一年之冬，湯國黎寫於蘇州寓廬。

☆附注：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先生生於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十一月三十日，合陽曆爲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

此書用公元紀年，故作一八六九年。

章太炎先生家書目錄

敘言

一九一三年家書三十二封……………一

八月十一日 八月十四日 八月十七日 八月十九日 八月

二十二日 八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日 九月五日 九月十四日 九月十八日 九月二十

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二十八日

十月二日 (十月)九日 (十月)十二日 (十月)十四日 (十

月)十七日 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二十五日 (十月)三十日

十一月四日 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十八日 (十一月)二十一

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七日 十二月十日 (十二月)十五日 十二月二十二

日(長至日) (十二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一四年家書十九封……………三七

〔二月〕十二日 一月二十四日 〔二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日 〔二月〕二十一日

四月九日

五月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六日〔六月〕，據雅信第一卷第八期補。

〔七月〕四日 〔七月〕十五日 〔七月〕二十一日 未署月日據入

月一日函推定，編於此。

八月一日

〔九月〕三日 〔九月〕十七日

十月一日 十月九日 〔十月〕十六日 〔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五年家書二十封……………六三

〔二月〕十日 〔二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日

三月二十九日

〔四月〕六日 〔四月〕八日 〔四月〕九日 未署月日 四月二

十六日

〔五月〕九日 五月二十六日 〔五月〕二十九日

九月一日 〔九月〕七日 九月十日

未署月日 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推定，編於此。

十月十三日 〔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一日

一九一六年家書十三封……………八三

二月十六日 一致湯夫人，一致三女母，月日同。 二月二十七日

三月四日 三月十五日

四月六日 〔四月〕七日 未署月日 四月二十日

〔五月〕二十九日 〔五月〕，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推定。

未署月日

六月十日 〔六月〕十二日 〔六月〕，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推定。

附注：（一）六角括號中月份由編者推定。（二）兩月之交，有未署月日者，其月份無法推定，故另行。

湯夫人左右不佞初十抵津已有
電報十一早入津駐化石橋共和
黨本部都下戒嚴人情洶擾
聞南京又倡獨立翻雲覆雨可
謂出人意外矣恐有大戰象
屆務宜戒慎一切可詢問嚴使
生處無惶慮不為之宵夏秋

代爐天氣新涼空自貯重勿多
啖瓜果涼水開窗常風而卧
低神馳思寸無極
十一日夜

湯夫人在右十日到京即付校信一角
常可收到通來共和黨甚相親愛而
逐步保皇諸派時時騰謗詞大抵政府
使之也素心似意派兵保護已力卻之
天氣新涼起居宜慎時時弈棋打
毬籍八排閱并令血脈和調是為要
務如欲瀏覽舊籍來上兩度皆可

縉親但每閱一冊畢心常仍歸却
素身兵和兵事已解滬上常無他
慮而事情狀變幻百端如有而聞
辛酉月午我地言此敬問起居第祈
章一炳祈鞠躬
十四日

潘宜先生弄候

外與鈞侯一函

共和黨本部用牋

湯夫人左右別已旬日思子為勞前寄二
書計已收到遲遲未復存想無極鏡中
對影幸弗含嗔也不佞抵京七日戶外
有護憲居常杜門惟共和堂勢漸擴
張此為可喜進步黨諸倭人亦日以衰
退矣吳淞戰罷浙軍毀北軍又不相能
聞北一帶得無騷擾君平居何以自

遠圍棋室習書史常繙須一二十日後
歸來視君文藝又當刮目相看也白
露漸零天氣涼冽龍須早去珍重自
愛灼麟鞠躬八十七夜

湯夫人在右得十二日書 君但知京路崎嶇
未知浙路更崎嶇也 保皇餘孽廣布浙
西而軍士亦惟巨虜掠奪注為目的其
所以折人者不在殺戮之威惟是狡猾無
賴侮人取勝道途盤詰即其一端恐更
有過於是有者來書云當往烏鎮鄙意淺
不贊成願更就嚴先生商之炳麟鞠躬日

八十九

陽夫人在右抵京后後連發四面履成
豹也來書惟十三一件後遂寂然豈
憔悴不能操觚耶抑已歸烏鎮未
見吾書也眷念既深夜不成寐得
君片字珍于拱壁其有以報我矣不
佞在京安好園林散步不時出門雜
賓窺探雖多一切拒絕報章所載

共和黨本部用牋

皆虛語也 君近閱何書 眠食安否
嚴先生家有娛親雅言一書 小說
之流 不失典則 其版若存 君當借觀
以排悶也 書此敬問 起居康健 炳麟
鞠躬 二十二日